

农家少女

武功山上挑希望

文 本江 万冬明

13岁的刘培香自幼丧母，与患上中风后遗症而丧失劳动能力的父亲相依为命。在不耽误学业的情况下，为了生存和生活，她毅然上了武功山，当了一名挑夫，为山上游客、寺庙、旅店挑运货物，挣钱还债，养家糊口。

贫寒的家塌了， 少女发狠要用扁担挑起来

1994年7月7日，刘培香出生在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武功山附近一户农家。2岁半那年，不幸丧母，是三十多岁的父亲刘告生含辛茹苦将她抚养长大。2005年2月26日，身患高血压的父亲不慎摔倒，昏迷不醒，送到县中医院抢救，因怕花钱，在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，就出了院。一个月后，他再次出事，送到中医院，不仅花光了全部4000多元的积蓄，还欠下1000多元的债务，更要命的是从此瘫痪在床。小培香的家坍塌了，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境。

2005年国庆黄金周来临，缸里的大米数都数得清

了，刘培香躲着爸爸情不自禁地抹开了眼泪……

刘告生躺在床上，唉声叹气：要是自己不倒下，这时节正好上山做挑夫，为上山的游客挑行李，每天挑得100斤，可就能挣到50块钱哪。想到这钱，刘告生竟禁不住抽泣起来。

刘培香闻声过去：“爸爸，你怎么了？”

刘告生抬手抹了一把泪，说没啥事，只是看到女儿忙得又黑又瘦了，心里觉着难受。

刘培香“咯咯”直乐，本以为自己偷偷啜泣被爸爸听到，引起伤心，却原来不是的。她伸手刮了一下爸爸的鼻子：“没羞，这么大的人还哭鼻子。”

爸爸止住悲声，长叹了口气：多好的挣钱时机，眼睁睁看着它溜走，能不痛心吗？刘培香诧异地问是啥挣钱好时机？爸爸一五一十告诉了她。刘培香一听，立即表示自己要去挑东西，挣钱养爸爸。

她可说到做到。10月2日这天，她安顿好爸爸，抓了两个饭团，装了一瓶水，往塑料袋里一放，头也不回出了门。身后，刘告生嗓子都喊哑了，也没能将她留住。他的肠子都悔青了。

刘培香气喘吁吁地跑到武功山脚下的石鼓寺旁，

那儿正蹲满了身强力壮的挑夫,清一色的大男人,连个女人都没看见,更别说小孩子了。

来了一批游客,她学着别人的样子上前去争生意。那游客打量了她一下,问:“你也当挑夫?你多大了?”刘培香一怔:“我能挑,我都17岁了,就是不长个子。”“你有17岁?”那游客忍不住笑了。身边早过来别的挑夫,将其行李抢过去了。刘培香跟人急,好不容易揽上活,就要到手的熟鸭子咋能又让它飞了?见她争得凶,游客也急,说抢坏了东西是要赔的。刘培香流泪了:“大伯,你不讲理。我都说了,我17岁了,能挑得动。真要摔坏你东西,我会陪你……”游客有点不好意思起来:“不是我不让你挑,你就是有17岁也挑不动的,这山这么高。”

刘培香只能眼巴巴看着别人一担担往上挑。中午了,小培香饥肠辘辘,拿着东西躲进旁边的树林。她取



山道上的刘培香

出饭团,狼吞虎咽。可能是少了菜,味道寡点,她熟练地在丛林中,扒拉出几根说不上名字的植物来,掐下茎,在衣服上擦擦,即放入嘴里,津津有味地嚼起来……她不敢浪费一秒钟,解决了肚子问题就立即回到岗位,等待游客的挑选。

终于看到几个游客上来,刘培香深深吸了一口气,果断地冲上前去:“叔叔,我是挑夫,把行李给我吧。”见人家惊诧,又补了句:“我19岁了,挑得动,您放心。”说着,伸出右手,就去接游客的行李。“你19岁?”那年轻游客夸张地笑起来,手指点着她,一抖一抖的。刘培香咬咬牙:“嗯,我19岁,就是个子矮点,力气不差。”旁边游客更笑得厉害。过来一个挑夫就要拿年轻游客的行李,可被拒绝了:“我就让这个19岁的姑娘挑,我倒要看看她有多大的力气。”刘培香那个高兴啊,差点一蹦

老高。

起肩了。虽说是20斤左右的行李,可登着登着,就感觉千斤压顶一般。喉咙开始冒火,热辣辣的有点疼。她停住脚步时,并未卸肩,拿过水瓶,拧开喝一口。脚像注满了铅似的,一步比一步沉,而且踉跄起来。她咬着牙,坚持着。游客过意不去,要她放下来让他自己提。她却说啥也不肯,游客没办法,只好漫不经心地赏玩周围秀丽的风景。越是往上挪,那颗幼小的心脏,就越不堪压迫,噗通噗通强烈地撞击着她的胸膛,好像要逃出去。她多想歇歇啊。

漫长的4个小时过去了,终于到达目的地。行李一卸下来,刘培香就瘫坐在地上,浑身像散了架一般。两个肩头和后颈,因为承重和频繁的换肩摩擦,都火辣辣的疼。喉咙干得像要裂开,她把带的水一气喝得精光。心跳似乎玩闹过头的孩童似的,老静不下来。

按照行规,游客给她支付了10块工钱。刘培香捏紧了劳动所得,拾起工具,逃似的向山下奔去。

“我挣到钱了!我能挣钱了!”

天色向晚,起风了,山上的风吹在身上感觉很爽。突然,她一不留神,扑面摔了一跤。工具摔出去了,钱呢?她像遭到电击一般蹦起来,钱呢?

她顾不得揉揉,赶紧俯身去寻,但是,任她两眼瞪成灯笼,也没有看到那张刚刚还在她手上的、她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累死累活才挣到的10元钱。

刘培香伤心地哭起来,一边哭还一边找……

希望的灯亮了, 有米下锅的日子让她无限憧憬

奔进家门时,天已经完全黑了。

刘告生躺在床上正心急如焚呢,闻听脚步声,迅速拉亮那盏15瓦的灯泡。女儿已扑到床前,高兴地说:“爸爸,我挣钱了,我挣到10块钱了。”他苦笑了一下,嗔怪道:“这么晚才回,还以为你让狼叼了呢。”又说:“真挣钱啦?钱呢?”

刘培香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:“我、我钱……丢了……”刘告生一愣,说了句“闺女,别哭!”便别过脸去:10块钱哪,一跤就跌没了;老天就没长眼睛吗,咋忍心这么对待我们啊?再说,我这都在造什么孽啊,连累这么小的孩子受这等苦。一把浊泪再也无法控制,山泉似

的喷发。

刘培香赶紧止住伤悲,劝爸爸不要难过,明天她还可以去挣的。一边安慰一边用手去给爸爸抹眼泪。刘告生一把抓住女儿的手,生怕她就要出去似的。他不能允许她再去了,家里没钱就再想别的办法。他发现女儿的手掌破了,即摩挲起来:“还痛吗?那只手呢?”刘培香说声“没事”就递上去另一只手。刘告生几近哀求道:“好闺女,听爸爸一句,别再去了啊。”刘培香笑笑,点点头。



刘培香父女在接受采访

然而,第二天,她还是去了。虽然不是很顺利,但毕竟又挣了20块钱。

以后,只要是星期六、星期天,刘培香就会来武功山做挑夫。而这一切,她爸爸无可奈何,学校更蒙在鼓里。

2005年农历12月15日,早上起来,就听得山风呜咽,大门未开就觉寒气袭人。要过年了,刘培香想买件新衣服穿,再买些肉来吃,那才像过年的样子呢。她安顿好爸爸,偷偷跑去了山上。因为天冷,游客少了,挑夫也看不到几个。有个中年妇女正为自己的旅行包上山发愁,见刘培香来,连忙上前打听。大概发现她还是小孩子吧,又失望了。刘培香用手搓了搓脸,冰冰的,都有点木了。她知道那阿姨正急呢,便一边搓着小手,一边跟阿姨吹起牛来,说自己在这都干了五六年了,服务过的游客分布在全国各地,至今还没有对她不满意的,不信走着瞧就是。那妇女颇感意外,满腹狐疑,但这时节也找不到别人了,于是笑笑表示认同,让她挑上。刘培香答应一声,即将东西拎起,好家伙,有三十多斤呢。

中年妇女将帽子戴好,扣好风纪扣,头前领路上去。刘培香挑着她的行李箱,艰难地在风中向上登爬。

走到一半,刘培香跨不动了,臃肿的穿着给她的行进带来了不便。那妇女以为她不行了,惶恐不安起来。她笑笑说要脱掉点衣服才好走,便放下担子。那妇女想帮她拿衣服,可伸出的手却马上又缩回去。刘培香麻利地将衣服往自己肩头一搭,这下走得步步生风了,很快将中年妇女甩在后面。

到达目的地,中年妇女才开始问她为什么这么冷的天出来做这么累的事情。她一语不发。女人似乎很热情,听不到回答就不罢休。刘培香如实相告,把妇女给惊得半天说不上话来。在给了刘培香15元工钱后,女人掏出一张百元币,死活塞给了她。接过钱,刘培香说声“谢谢!”鞠了个躬,便冲往山下。

午饭她是在山下小店里吃的。她实在太饿了。要了三个馒头,就着开水吞下。离开的时候,眼盯着自己最想吃的茶蛋,半天挪不动步子,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

下午,山上看不到什么人了。想到爸爸,刘培香决定早点回去,这么冷的天,还不知爸爸受不受得了。就在她要离开时,来了一个小伙子,提着一个包。他问她背包上山不。她看了看,点点头。

包不重,十多斤吧。到得山上,小伙子掏出张20元的钞票,让她找零。刘培香说没有,叫他拿零的。小伙子一摊手,说找不开就不能怪他了,不是他不肯给钱哪。刘培香急了,赶紧从口袋里掏出钱来。小伙子说给5块,找15块。刘培香说十多斤呢,最少也得给7块钱。争执了一会,小伙子答应了她7块钱。刘培香找了13块给他,心里说了句小气鬼,便往山下去了。

冲进家门时,爸爸正睡着呢。跑得满头大汗的刘培香喊醒了爸爸,高兴地说自己今天挣大了。可以买好多米,还可以买好多肉,好好过个年了。爸爸接过她递上来的钱,既喜且悲,说了一声“闺女,叫隔壁大婶帮你买件漂亮的衣服过年吧”便紧闭双目,咬着嘴唇。

心明若水, 最自豪是自己能横挑苦难与向往

翌日是星期天,刘培香本想再去挑一上午,可爸爸真生气了,厉声问她还要不要读书。她只好答应先到集上买点米,回来就看书做作业。

当她来到集上,将那张20元的钞票递给店主,要人家称20斤大米时,店主接过,犹豫了一下,说换一

张。刘培香说没有了,就这张钱。“叫你换一张就换一张,你小丫头片子,就学会使假钱了?给你面子还不要。”店主气得脸都赤了,将钱往她脸上一扔,赶她滚。这争执惊动了旁边好些人,有人过来就看她的钱。真是假钞,大家都这么说。议论声就嘈杂起来,说什么这么点大的娃娃都会用假币坑人了。

站在风暴的中心,刘培香“哇”的一声嚎啕大哭……她紧紧攥住那张20元据说是假币的人民币,调头就往家里跑。

奔进门时,爸爸惊得差点爬下床来。他一连问了几声“谁欺负你了?”都没得到答案,更急得如坐针毡。好大一会,趴在爸爸床沿的刘培香才结结巴巴地告诉爸爸……刘告生用手摸了摸女儿的额头,湿漉漉的,都让



刘培香和父亲

汗水浸透了。他一边安慰女儿,一边接过钱。钱已经让手心的汗水浸湿了,被手指抚弄,就像一张卫生纸。啊,天打雷劈的,真给女儿假币了。刘告生没有说明真相,而是告诉女儿,他们不认得钱,这是真钞。他让女儿拿一百的去邻居那换零的,下午再去买米。这张钱,等他好了,他再拿去买。听到这里,刘培香半信半疑,看爸爸又不像哄自己,终于破啼为笑了。

2006年3月18日,星期六,刘培香为山上的庙里送一担东西。马上到期中考试,她要好好学习。所以,一直到五一黄金周她都分不出身来,这次她必须多挑一点。可是,她走了没几步,就气喘吁吁起来。越是往上,脚下就越是难挪。旁边有游客忍不住叹息道:“谁家这么造孽,让这么点大的孩子上山当棒棒?”刘培香听了,斜眼生气地瞟了一下。有人说:“你瞧她脸上红的,好像不太正常哟。”先前那人犹豫了一下,即上前不管三七

二十一,摸了摸她的额头。他突然叫出声来:“哟,好烫,你发烧呢,不要命了。你家大人呢?”刘培香心里咯噔一下,可不能病啊,一定要挑上去啊。然而,那个男人看上去很生气,他身边就有人过来夺她的担子。

“你们要干什么?我要挣钱养爸爸哪。”刘培香急得哑着嗓子吼道,双手死死扳住肩头重担,怎么都不松手。那个男人连忙示意旁边人松手,让刘培香先歇歇脚,告诉他碰上啥难处了。自己正喘不上来气呢,刘培香依了他。

她哪知道,这个男人就是当地一家小报的记者。很快,刘培香的家事被当地媒体报道出来,立即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。人们唏嘘之余,心灵一颤,感动了。便有好心人前往探望,给这名可怜的小姑娘带去了安慰、鼓励 and 希望。紧接着,当地民政部门也知道了,通过调查走访,确认属实。

于是,6月13日,民政部门派人把刘家父女安顿进了芦溪县新泉乡麻田光荣院。刘培香不肯去,赖在破屋里不出门。工作人员颇感诧异,问她为什么不去。她咬着牙,不说话,只管一个劲流泪。后来,在父亲的劝说下,她才迈出了大门。当她回头看到自己住了12年的房子大门“咣当”一声关上,落下锁时,泪水顿似江水,滔滔不绝。自打一进福利院的门,刘培香就沉默了。开口说时,却是一口一个要出去,要重新回家生活。

2007年新年才过,她又闹了,非要回家过日子不可。记者问她为什么,再怎么说明福利院的条件比她家都要好啊?刘培香沉吟良久,眼里才闪着泪光说,来住福利院的都是些老人、残障者,像她这样的算个啥呢,就算她爸爸落下了残疾,可有她在,生活下去没什么问题。她还说,爸爸好可怜,把她拉扯大也不容易,现在,自己可以挣钱了,完全能够凭自己的能力回报父亲对自己的养育之恩。可住这里,这机会就差不多没了,所以她不喜欢住这里。

我们很怀疑她的话,小小年纪咋懂这些道理。她又说,书上都有这样的道理,比自己更困难的人多着呢,他们才真正需要上这来呢。

我们无言。刘告生悄悄跟我们说女儿的成绩受影响了,本想让她复读一个四年级,可刘培香一听就很生气,跟爸爸一争高低,这才让上了五年级。听到这里,一旁的小培香又露出了倔强的神采,张嘴笑了……

(作者感谢肖本帅先生为本次采访竭诚提供方便)

责编/晓辉